831867

光緒九年重刊

漢文選

靜遠堂藏板

在文年十四受經于從祖在陸先生質疑問難無間寒暑如是者二十餘年竊見先生之學純一淵邃獨探古人之精蘊於書無所不窺而孳孳研味至老逾篤者書詩春秋四傳小戴記先秦兩漢元和至元祐十數大家皆口吟手披亹亹獨到每當春秋佳日掃室焚香自陳所定諸書沈潛反覆不能自休從遊人士有進而問者輒推古作者立言之緒指畫鑿鑿入於深微每嘆先生終身不炫博綜而三千年載籍熟爛貫串於中獨得其大而精也又嘗言學不久不精識不深不當幼讀左傳長嗜韓文口耳習慣目無停覽易墮浮剽年至六十始定得韓文年過七十略識得左傳二書

手所定本至五十餘過其他書亦不下十餘過又嘆先生用功之勤熟復不厭爲中人之資所不屑爲故能深造自得如此也自垂髫侍先生年齒逾壯始能窺見一二嗣後遊歷南北所見當代名公秀人犖犖相望然如先生恬淡榮利純一淵邃獨契古眞者殆罕儷焉追維曩昔深悔經史大義叩之未盡才識淺劣無能闡衍先生之緒言以傳之亡窮更恐日就淹沒蓋先生下世又近二十年從遊之士大半零落而在文亦已衰老矣先生所定諸書有全文以契古眞有約選以便初學多散佚失次門下士徐君公遜吳君文巖董君宗少請於從叔五釆以史漢文二種先付開雕取便

初學也竊謂善讀是書卽可以攬全文之精要而先生所孳孳研
味至老逾篤者亦具見其梗概故爲推論先生學問之大指以附
諸簡端其傳記全文暨先秦兩漢唐宋大家約選將次第裒校鋟
板以行世云康熙後壬寅孟冬朔日受業從孫在文謹書

西漢文例言

一兩漢並稱由來已久然東京詞采漸縟風骨漸靡八代之衰濫觴於此茲選專錄西漢卽元成以後僅十登二三持選精粹識者鑒之

一龍門用賦相如入室上林大人等篇發源騷雅實爲研京鍊都者開先但文賦自分二體茲刻選文非選賦也其餘稍雜優俳槪從割愛

一西京之文無他定本俱由蘭臺排纂而成是選悉遵原書次第首帝紀次志次傳或數人之文各以類從或一人之文分列前

後其有非班史所載者特從附錄不敢妄攙

一讀古人文須洞悉原委而漢書充棟繙閱維艱于每篇題下節錄本傳志數語尤爲便於初學

一古文以章法爲主善乎在陸先生之言曰唐宋法顯漢法微唐宋法嚴漢法寬卽其微與寬處疏通證明嘉惠後學其功不少

一先生晚年課孫自左國史漢下逮唐宋諸家各有約選定本而八家類選一書尤便揣摩由茲編卷帙稍省故先謀付梓餘俟續刻公諸同好世有眞賞幸勿以荆山片玉少之

西漢文選目次

宜興儲　欣同人評
男　芝五釆參述
門下後學徐永勲　校訂
孫男　掌文曰虞

卷一

高帝入關告諭
高帝上太公尊號
高帝求賢詔
文帝除誹謗法詔
文帝日食求言詔

文帝勸農詔
文帝增祀無祈詔
文帝議佐百姓詔
文帝除肉刑令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
武帝遣博士循行詔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宣帝戒不禁姦邪詔
劉向定禮樂疏
賈誼論務農積貯疏
鼂錯上貴粟疏
賈誼諫放民私鑄
董仲舒廟殿火災對
賈讓論治河
劉更生上災異封事
劉更生諫起昌陵疏
劉更生極諫外家封事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卷二

婁敬請都關中議
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過秦論中
賈誼過秦論下
鼂錯言兵事書
鼂錯言守邊備塞書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賈山至言
路溫舒尙德緩刑書

卷三

中山靖王聞樂對

董仲舒賢良策一
董仲舒賢良策二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上諫獵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助諭淮南王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徐樂言世務書
嚴安言世務書
終軍白麐奇木對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賈捐之罷擊珠厓對
東方朔客難
楊惲報孫會宗書
梅福言王氏書

卷四
趙充國議辛武賢擊羌奏
趙充國陳兵利害
趙充國屯田奏一
趙充國屯田奏二
趙充國屯田奏三
劉向論甘陳疏
谷永訟陳湯疏

耿育寃訟陳湯
王吉諫昌邑王疏
王吉戒昌邑王疏
王吉言得失疏
王舜劉歆毀廟議
張敞論霍氏封事
王生予蓋寬饒書
鄭朋奏記蕭望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遵祖治性正家論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楊雄解嘲
楊雄解難
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南粵王趙佗報文帝書
李陵答蘇武書　附錄
是選節入漢書註釋間參別家選本其題註亦量加一二焉

西漢文選

宜興儲 欣同人評　　邑後學周恭壽伯匡 重校

男 芝五朵參述　　族裔孫 廷棻柏如

高帝入關告諭 元年十一月在位十二年

父老苦秦苛細也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禁民聚語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抵當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次第堵牆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也束耳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饗軍

約法三章開基四百

上太公尊號詔 六年

先說宜上尊號之理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甲冑執銳利兵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極尊之稱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客　主　前論　此論功理

求賢詔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獨也)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何也)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周昌)下相國相國酇侯(蕭何)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身自往勸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疲病)勿遣

披肝吐心而籠罩八荒之氣自在想見開天英主

文帝日食求言詔（元年十一月文帝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㠯養治之人主不悳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㠯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音謫責也）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㠯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余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㠯累三光之明其不悳大矣令至（謂此詔令）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㠯啓告朕（匄乞啓開也言㠯過失開告朕躬）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㠯匡朕之不逮（意慮所不及）因各敕㠯職任務省繇（音徭）費㠯便民（實政答天災非但求言而已）朕既不能遠悳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然猶介然非非姧非也）是㠯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整也）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同纔少也見在之馬今減留少足充事而已）餘皆㠯給傳（去聲）置（置傳驛之所因名以置）

除誹謗法詔 二年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堯設之令進善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邊板㠯書政事之愆失所㠯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妖同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㠯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㠯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無實事吏㠯爲大逆○其有宅言吏又㠯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觸也死○朕甚不取○自今㠯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諄切

勸農詔 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音闢○歲一不登成也○民有飢色○是從事農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謂藝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省視○將何㠯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除肉刑令（刑法志　文帝即位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犯法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爲父上書天子憐之下令）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㠯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刖）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迺朕悳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媿故夫訓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悳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㠯易之及令罪人各㠯輕重不亡避有年而免（滿年數得免爲庶人）具爲令（使爲條制）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㠯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㠯不敏（材識捷疾曰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同愧）其廣增諸祀墠場（除地爲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㠯賢爲上）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同禧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㠯朕之不悳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悳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 㠯十七年爲後元年 用新垣平說）

間者數年比（猶頻也）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二句領）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迺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㠯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事咎在民）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㠯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前數事咎在上 後數）無迺百姓之從事於末（謂工商）㠯害農者蕃爲酒醪㠯靡（音縻）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二句束）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去聲）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㠯佐百姓者率意（無文飾）遠思（無遺略）無有所隱

此詔似倣成湯六事自責而爲之也三代㠯下人君如漢文雖成湯豈有多遜此詔直是暗合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文帝太子帝在位七年改中元又六年改後元共在位十六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赤組紛條）害女紅（音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先說農桑之切於民）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次言己之重農桑）繇（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成）也（下詔爲此）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承上句來）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食苗根蟲）萬民（咎在吏）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知情不治如共盜爲盜）（咎在長吏）甚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不明也）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元朔元年　景帝中子即位始建年號曰建元在位五十四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開口數語責成最重）夫本仁祖義（言以仁義為本始）褒悳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同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天地四方為宇）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加惠如賓旅）復孝敬（優復其人）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求也）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紹先聖之休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謂統一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竟也）而積行之君子（頂化不下究）雍（音壅）於上聞也（頂壅於上聞）二千石官長（郡之守尉縣之令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照也）幽隱勸元元（善意）厲蒸（衆也）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

日者有司㠯幣(錢也)輕多姦(用不足而姦生)農傷而末(工商)衆又禁兼幷(大家兼役小民)之塗故改幣㠯約之(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㠯檢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有餘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㠯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同矯)虔吏(稱詐爲矯强取爲虔)因乘埶㠯侵烝庶耶何紛然其擾(煩也)也今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㠯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㠯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天子行之所至曰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士有殊行當特招者)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不被任用)及冤(屈)失職(失其常業)姦猾爲害野荒(田畝不闢)治苛(爲政細刻)者舉奏郡國有所㠯爲便者上丞相御史㠯聞

下州郡求賢詔 元封五年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踶蹋也乘之即奔立則踶人)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被世譏論)而立功名夫泛(本作覂)駕之馬(不循軌道)跅弛之士(跅落無檢局弛廢不遵禮)亦在御(制也)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美也)才異等(不與凡同)可爲將相及使絕國(遠絕之國)者

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㠯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分破律條妄生端緒出入人罪)深淺不平增辭飾非㠯成其罪奏不如實上(天子)亦亡繇(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此句繳上此下另有中微)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徭)役飾廚(飲食)傳(傳舍)稱過使客(稱其意)越職踰法㠯取名譽譬猶踐薄冰㠯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戒不禁姦邪詔 黃龍元年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申束也謂約束之）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入兩條夾說）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去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郡國每歲所上）具文而已（有其文而實不副）務為欺謾（誑言）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時有請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有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定禮樂疏禮樂志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㠯爲善祥向因是說上

劉向子政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古讓字之容㠯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設爲難辭不能具禮禮㠯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削謂刪去筆謂增益言隨君意救時務也 搭入 刑罰妙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廢也所重而急 警絕 洗發

又一 洗發
所輕也且教化所恃㠯爲治也刑法所㠯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㠯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乖也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由不習五常仁義禮智信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維暴秦之餘俗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不閑義理不示㠯大化而獨敺同驅㠯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㠯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魯兩生信督儒也微中壘莫能破其說後之督者有矣豈堅不可破耶抑未有中壘其人耶

論務農積貯疏（食貨志）　（誼洛陽人年十八能屬文因廷尉吳公薦徵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出爲長沙傅後傅梁王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賈誼

管子（同筦）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孅細悉盡也孅同纖）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農業）而趨末（工商）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傷害）也（深於周禮之言）（先提破積貯不足之由）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覆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縻散也）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傾竭也）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年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善顧顧言恐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既聞耳矣（聞於天子）安有爲天下阽危（欲墜之意）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驚字妙）（下段正寫可驚處）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行道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次推言積貯不足之害）卒（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同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橫）擊罷（疲）夫羸老易子而齩（齧也）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疑同擬僭也）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來也）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實指所以積貯之策）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危也言不爲而常不足竊爲陛下惜之上感其言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積貯一事漢廷前此亦未有計及者文景富庶之業賈生開之

上貴粟疏食貨志

鼂錯潁川人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太常掌故遣受尙書伏生所還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太子家號爲智囊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棄瘠瘦）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此疏開後世策法首段古今並起虛）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領全意如策之有冒也）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粘上究不農之害）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明主如是）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提）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强弱之閒）不爲姦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轉妙）（明主如是）（要領）（粘上句極）
之家其服役者（給公事之役）（言農商之利）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
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
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
賈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㠯償責
者矣而商賈（行賣坐販）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列市）販賣操其奇贏（殘餘）
物日遊都市乘上之急（物有急求）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淋漓）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千錢百錢）之得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力過吏埶（勢）㠯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此商人所㠯兼并農人農人所㠯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令如是）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
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違）而欲國富法立
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三層發救時之策）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㠯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㠯拜爵（上疏指歸）
得㠯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散）也夫能入粟㠯受
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㠯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減）也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爲卒者復卒三人不爲卒者復其算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敎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喻其固)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第五等爵)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其言令民入粟邊自六百石至萬二千石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此策在邊故可用

詳明在錯意本欲人主開納粟例拜爵贖罪此末世苟簡之法心計聚斂者之所爲卻以務農貴粟爲辭說來便極正大猶蘇秦說趙合從而曰莫若安民無事皆是善辭好題目也然其遞農人疾苦駸駸乎邠風雅頌之遺且意在取有餘以供上用而損貧民之賦漢初才人通達國家本計如此

諫放民私鑄（食貨志文帝五帝更錢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因諫）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顧傭租本）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雜亂）爲巧則不可得贏（餘利）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屛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報論）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一害）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謂開）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多）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也下報）今公鑄錢黥罪積下（又一害）爲法若此上何賴（利也）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百錢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加錢以足之若干且設數之言）或用重錢平稱不受（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責怒）虖（又一害）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錢模）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爲之不多）善人怵（心動）而爲姦邪（此折妙）愿（謹）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法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纔見本意）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大）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三者但應前下四者）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又推廣其利）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爲兵）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平均）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羨饒溢）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工商）六矣制吾棄財（可棄之財）以與匈奴逐（競也）爭其民（招誘胡人降附）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旣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旣臣誠傷之（上不聽）

漢議鼓鑄始此亦頗括古今錢法利弊然收銅而歸之上禁勿布則民鬭之銅不勝收而汙吏因緣爲姦且多事矣當時或可行之今不然也

廟殿火災對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類也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埶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天子之制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察也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

總○斷 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一○轉○抱○前 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前此之時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弊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積也積弊也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張大奢侈恣自恣睢怒貌者眾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語○奇○

當今之世雖儆而重難非吕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正謂正道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仄古側字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

復一醒發又外內點眼

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虖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至元朔六年上思仲舒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

思入精眇力透鋒鍔較三策勝遠與對策所指任德不任刑者大相刺謬然文特奇險江都作此為第一○按本傳仲舒居

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吕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後遂不敢復言災異與五行志不合

論治河（溝洫志哀帝初求浚川疏河者莫有應書讓時官待詔奏言）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留也）川澤之分（流聚之處）度水埶所不及（乃居而田之）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停水處）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境）趙魏瀕山（以山爲界）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

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河患原委明若列眉）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音沈）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與二十五里對）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南（一證）相屬（連及）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繞也）之有隄往十餘歲（又一證）太守以賦民（以隄中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定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

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波之處以激去其水又為石隄使西
北抵黎陽觀下縣名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
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
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闢伊闕析分也破的厎柱破碣石墮毀也
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
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干且以大
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
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
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
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
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入南郭門出北門而至隄
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
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北行視水埶南七十

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已東為
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
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
漕渠足已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
安冀州渠首盡當卬（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支別也）引
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
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嘗罷（疲）於救水半失作業（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二害）
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三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

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一利）
五倍下田十倍（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
人伐買薪石之費數歲千萬足已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
率治渠雖勞不罷（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
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
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

上災異封事（附楚元王傳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始爲輦郞既冠擢諫大夫武帝招選名儒更生以能屬文辭進講論五經於石渠遷給事中爲宦者石顯等所中坐免及周堪張猛任用顯等憚之向懼其孤危乃上封事顯等益怨之及顯等敗乃復用）

劉更生（子政）

臣前幸得㠯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以金丹術不驗下吏）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證）也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猶拳拳中謹之意）之義也況重㠯骨肉（婉切）之親又加㠯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思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引而泄之也）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㠯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悳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悳、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㠯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㠯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貽）我釐（來）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㠯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患）其

上
訛訛（不供職）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不為眾曲而自屈）勉彊㠯從王事則反見憎毒
讒愬故其詩曰密勿（猶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眾聲）
當是之時日月薄（異迫也）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
之醜（惡也）又曰彼月而微（虧微也）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
日月鞠（告也）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盡也）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曾也）莫懲霜降失節不㠯其時其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偽也）言亦孔之將（大也）言民㠯是為非甚

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
殺殃（危）既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虖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書祭伯來）
傷其既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
室卑微（歷言春秋災異）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下穨也）
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
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
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
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猶雜沓）竝起當是時既亂輒應弒

危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既晉敗其師於貿戎地名在成元年伐其郊周邑在昭二十三年鄭傷桓王年桓五戎執其使隱七年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桓十六年五大夫爭權單劉甘召三君更立子猛子朝敬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

總結

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雜亂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北軍校尉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迕也膠盭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言各任私情也所以營同繞惑耳目感移心意言誣罔天子也不可勝載分曹輩也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

致戾

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言相次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如輻歸轂也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以毀譽得進則忠臣被斥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

至此作一頓歇

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上從時事說入災異

異未有稠多也如今者也此又從災異轉說入時事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亂也況甚於春秋虖原其所㠯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㠯竝進
一○贊○眼○目○發 株○掘○根
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收(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
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
引易闓 十二○句
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
麃麃(盛也)見晛(日氣)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
引○古○見○否 泰○消○長○治○亂○之 原○視○平○人○才○
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㠯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
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㠯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心之貞確過於石)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
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三月)而反是反汗也用賢不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言除難無所避)今二府(丞相御史)奏佞讇
極 爲○狐○疑
(詔)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㠯羣小窺見閒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

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此是破他疑心處）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牽引也）以其彙（類也）征（行也）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謂宿衛）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地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鎖）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誅少正卯）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

（弭災在誅小人）

（收捲零星歸於一貫）

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歷觀）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思其本）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既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險言曰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不決也）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謂肝肺相附着）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西漢文字其初各出所長不盡古六蓺之遺也董生下帷學春

秋其所稱說亦不離乎尚經若夫馳驅六蓺爲經術斷斷自子政
始而匡鼎繼之西漢之文於是一變矣○自初元㠯來㠯下㠯
賢不消渾殽爲致災之本㠯多疑不能堅固爲賢不肖渾殽之
本而其末則㠯誅放小人爲任賢救災之道大段如是中閒反
覆發明隨束隨提藕斷絲聯奏疏絕調

諫起昌陵疏（本傳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迺復進用更名向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屢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時營起昌陵向上疏諫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持終不遷）

劉向（本名更生）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三代天地人之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美也）敏（疾也）祼將（行也）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論山陵直從）是以富貴無常（天命無常說起使人寒栗）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同甿）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悳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

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悳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悳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悳爲效（徵驗）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已上言古無不亡之國已下纔及葬事）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側近）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斬也）陳（施也）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謂金玉）雖錮（鑄塞）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引孝文是律家正例）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歷引古之薄葬參差盡變韓柳）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

皆小葬具（昕力追）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殷湯無葬處（不見傳記）文武周公葬於畢（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漢之武庫直其上）（赤上）皆無丘（起下）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去聲人立可隱肘）

而號（哭而言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鎖）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此後言厚葬之失）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讀莊）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埋）臧（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壙中為離宮別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

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爲機之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陳勝之將）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至其墓者皆發掘以求財物）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音皁謂所穿冢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遭也）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悳彌厚（總束）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悳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悳既衰（入時事又開奢儉一條議論以起）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

（陵之功費大山）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莊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下也）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猝）功費大（巨也）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謂死）流離（亡居處）以千萬數臣甚惛（憂也）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透）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悅）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

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悳崇劉氏之美光昭五
帝三王而顧也猶反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巨隴說愚夫之目
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
攷法鍊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
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㠯儉安神可㠯爲則秦
昭始皇增山厚臧㠯侈生害足㠯爲戒初陵之橅音摹宜從公卿大
臣之議㠯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昌陵之諫大指有二一則功費大萬而民困於奢一則感召發
掘而害生於後然諫奢易諫後害難也此疏能言人之所難言

○老泉上韓昭文論山陵書與此伯仲千古絕作也

極諫外家封事本傳 時政由王氏災異浸甚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以向爲中壘校尉七十二歲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

劉向 子政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范中行韓趙魏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獻公弒其君剽殤公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已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

此篇引古一路順序

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太甚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魏冉及涇陽葉陽君昭王母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二世齋於望夷宮閻樂以兵弒二世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產梁王祿趙王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淫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

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相次若魚鱗）大將軍（王鳳）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帝舅子譚商立根逢時並封侯）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內為汙私之行外託治公之道）依東宮之尊（太后所居）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刺王旦）蓋主（鄂邑蓋長公主）以疑上心（言宗室親近而反逆）避諱呂霍（二家皆坐僭擅而誅滅）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結而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周卿士）秦穰侯漢武安（田蚡）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下有石自立）仆柳起於上林（樹已死而更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垂音插）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一字一血淚）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猶親）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皇太

后反外夫家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升引而附近之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欲帝勿露此奏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讀此而不流涕者非人情

移讓太常博士書

本傳附楚元王傳內　歆向少子少爲黃門郎遷中壘校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皆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之王莽持政封紅休侯建平元年改名秀字潁叔後爲新國師

劉　歆　子駿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五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二篇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以古事爲是者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秦二世博士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宅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官名鼂錯從伏生受尚書伏生濟南人修尚書爲博士年九十二尚書初出於屋壁伏生壁藏之得二十九篇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孔子弟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賈誼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前學之師皆起於建元武帝年號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

列敘盛衰委折可感

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在二十九篇之外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
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
經未火之經固已遠矣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眞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尙書及論語孝經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猶篇臧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
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迺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逸禮逸書
左氏春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舊編爛絕傳問民閒則有魯
國柏公傳高堂生之學治禮趙國貫公受左氏春秋膠東庸生受孔壁尙書之遺學與

此同抑承上抑而未施大發感慨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
綴集也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疲老且不能究竟也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
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猶暗昧而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謂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而亡從
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
學即上三事以尙書爲備伏生所受爲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不爲春秋而作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猶依違言不專決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否）遺近臣奉旨銜命將吕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苟也）吕不誦絕之（絕去此事）欲（責得嚴正）
吕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眾庶之所爲
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即三事）皆先帝（成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內謂陳發秘臧外謂柏公貫公庸生之學 援案）豈
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虖往者博士書有
歐陽（歐陽生字和伯事伏生）春秋公羊（公羊齊學）乃易則施孟（施讎孟熹竝受易）然孝宣
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穀梁本魯學）梁邱易（梁邱字長翁從京房受易）大小夏侯
尚書（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從兄子建又事歐陽故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

與其過而廢之也寍過（誤也）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識也）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吕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專執已見）守殘（苟守殘缺）黨同門（黨同師之學）妒
道眞（妒道蓺之眞）違明詔失聖意吕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
取也（諸儒皆怨恨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歆由是忤執政懼誅求出補吏）
其言秦火吕後五經微著之本末頗詳信虖聖經不亡漢諸帝
諸儒功也讓諸博士甚快然亦難爲情矣尚已守殘自古如此
爲之柰何